

一、仙鄉童年，戰火青春

李再鈞的故鄉是福建仙遊，一座富於藝術文化色彩的縣城，相傳其原名清源。這是一個古老的小城，介於福州與廈門之間的濱海地區，唐宋以後文風鼎盛，曾有「文獻名邦」之譽。

「仙遊」之名，美麗而有傳奇色彩，原屬於興化地區，是沿海的平原，因有唐朝何氏九兄弟跨鯉魚升仙之傳奇故事，因而更名為「仙遊」。仙遊和蒲田一樣，有著源遠流長的文化教育，可貴而特殊的傳統，在民間流傳著「家貧子讀書」的格言，讀書成為社會風尚。而當地特殊優渥的地理環境，歷年來孕育了頗多的傑出藝術人才。

李再鈞雖是出身於書畫世家，但因為時局戰亂，童年過得並不平穩，先是對日八年抗戰和二次世界大戰，接下來國共內戰，整個世界都在冷戰和熱戰的膠著狀態，烽火瀰天，生靈塗炭，貧困、疾病、逃亡、饑餓……都是家常便飯。他的小學就換了四所，初中也在流離轉學中度過，隨著政治紛亂而深陷戰火的少年青春時期，多年來中國境內戰爭的衝擊，幼小的生命必須承受更多磨練而迅速成長，戰火加上動亂，仙鄉的童年夢雖有家庭的溫暖，但生命歷程卻是艱辛無比。



李再鈞（前排白衣者）於師大素描教室與老師陳慧坤（中打領帶坐者）及同學們合影。

【右頁圖】

李再鈞 日正當中（模型）
1998 90×30×30cm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【右頁上左圖】

梁楷 寒山拾得 宋代
水墨、紙 102.4×48.8cm
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

【右頁上右圖】

華岳 壽星 1748
紙、水墨 178.3×93.9cm
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

【右頁下左圖】

李霞的人物畫作品，部分筆觸以雞毛筆染色。（王庭玫攝）

【右頁下右圖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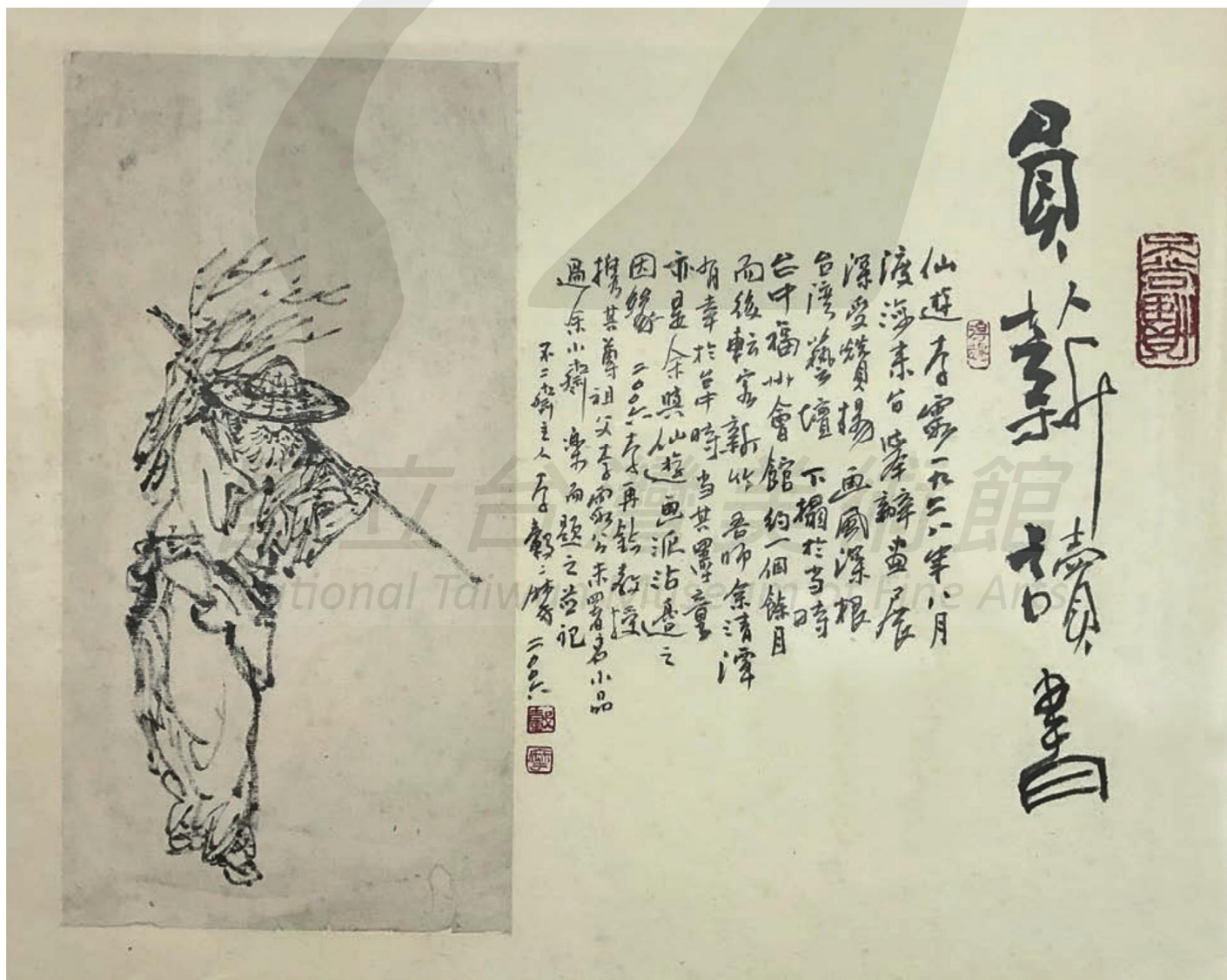
筆觸效果特殊的雞毛筆。
（王庭玫攝）

李再鈞家中掛有叔祖父李霞的人物畫，書法為李毅摩題字。
（王庭玫攝）

仙遊畫派與家族薰陶

在中國美術史上，仙遊素有「福建畫鄉」之稱，因為風格獨具，而被稱為「仙遊畫派」，仙遊畫派中最負盛名的三人：李霞（1871-1938）、李耕（1885-1964）、黃羲（1899-1979），其中李霞就是李再鈞的叔祖父。他們書畫作品的共通之處，是題材多以人物為主，取材自仙境佛界、歷史人物、民間故事之情節角色，充滿生命力且和百姓生活貼近。

這三位畫家一向推崇並師法梁楷、新羅山人（華岳）等諸大家。他們既探索文人畫，又吸取寺廟民間繪畫的活力，在題材畫法及造型色彩



上，都形成一定體系，不同於同樣是南方的廣東「嶺南派」或江南「揚州派」。仙遊畫派三大家中，技法各有千秋，李霞豪放渾厚，李耕勁拔奇拙，黃羲樸質清雅。仙遊畫家以充滿民族傳統的水墨繪畫和民間畫風的優點聞名國內外。

李霞的父祖輩就多有書畫家，受其畫家叔父李燦及佛像雕刻家伯父李芳林影響最大，李霞年輕時作品在大陸南京、北京展覽被收藏，並展覽於巴拿馬及紐約，可說眼界甚廣、思想新潮。李霞曾於1928年（民國17年）來臺灣，在新竹客居，與臺灣畫家往來，並在臺中舉行個展，作品極受臺灣文人士紳歡迎，展覽期間爭相收藏。

李霞擅長以狂草破筆入畫，寫意筆墨揮灑，線條勾勒勁健爽快，設色淡雅，畫面展現氣魄雄邁，以及形神兼備的氣質。在李霞的水墨技法之中，有一項奇絕特色





四歲時的李再鈐。

就是自己研發之雞毛筆，透過畫畫工具影響筆觸線條，而產生絕妙有力、「一波三折」的特殊效果。

李霞與臺灣藝術背景之淵源，對於李再鈐日後來臺求學應有一定的影響。而李再鈐自幼生長於詩、書、畫代代相傳的家庭，耳濡目染薰陶極為深厚；不僅是如此，家族中另一位叔父李暉更是仙遊的教育家，興辦鄉學、教育家鄉子弟。李氏一族歷代在仙遊，對文化、教育、藝術的貢獻，都給予李再鈐深厚的影響，遠勝於日後一般學院的制式教育，可說奠基深厚而扎實。在此時，李再鈐的志向是當一名畫家，雖還沒有雕塑的概念，但以他童年到青少年都在長時間的動盪戰亂中度過，生存、前途都沒有保障，仍能保持學習美術強烈的興趣，並不容易。

然而隨著大陸風雲變色，以及李再鈐尋求升學機會而避走臺灣，家鄉已淪陷進入浩劫。當時李霞雖已過世多年，仍被掀出來批鬥一番，打入反動派畫家，整個家族受牽連、被鬥爭，珍貴的藝術作品被破壞踐踏，沒收的沒收，燒毀的燒毀。但仙遊百姓中有收藏李



〔左圖〕
李再鈐父親李璧年輕時的身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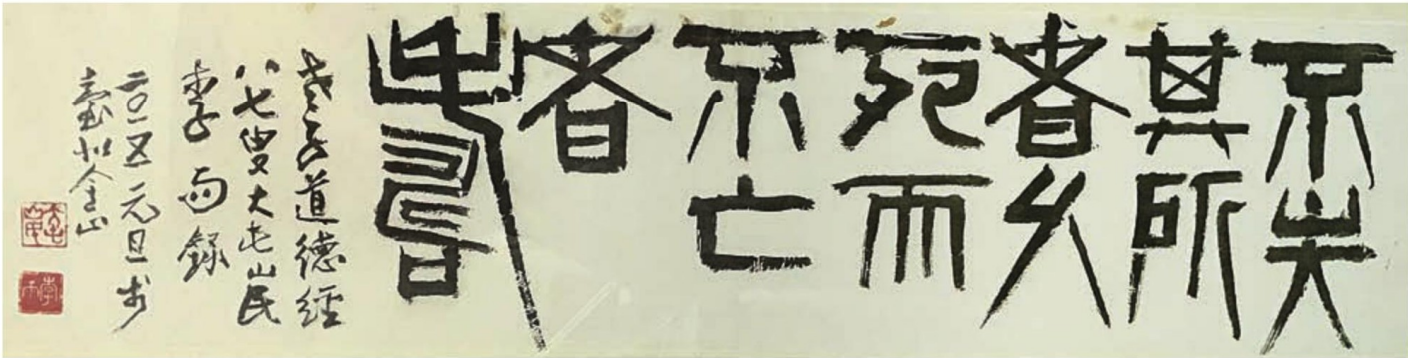


〔右圖〕
李再鈐的母親洪春治。

李再鈞家學淵源，繪畫、書法
功底亦深。



〔下圖〕
李再鈞的書法作品〈不失其所
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壽〉。
（王庭玫攝）



霞作品者，仍冒著生命危險想盡辦法保護李霞的作品。如今政治鬥爭的時代過去，李霞獲得平反，名聲及地位再度獲得肯定，並獲推崇，然而歷史的傷痛也留下不少烙痕，令人感懷喟嘆。

四六學潮掀起波瀾

1947年（民國36年）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，而隔年雖然二二八事件已經結束，但臺灣社會依然很不平靜。李再鈞當時在仙遊正好高中畢業，心想著要升學讀藝術科系，他的目標是杭州藝專（今中國美術學院），或者到南京中央大學去唸藝術系，於是辭別了家鄉父老，從仙遊出發往北走到福州，正要繼續往前，就聽到消息說共產黨已經打到濟南，馬上就要打到徐州了，不適合再北上，必須找可以安定唸書的地方。同鄉中有人建議不妨往南往臺灣走，聽說臺灣臺北的師範學院有第一屆藝術系招生，可去報名。在臺灣語言又通，當年叔祖父李霞也到過臺灣，李再鈞於是就渡過了臺灣海峽，也考上了臺灣省立師範學院（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）藝術系。

李再鈞與當時浪漫的文人墨客、知識青年想法一致，他的思想是左傾的，他分析當時社會氣氛之所以完全被蒙蔽、成一面倒，是由於共產黨文宣太厲害，太會製造假象，太會收買人心，



穿著高中校服的李再鈞。

還在家鄉仙遊時，李再鈞（戴帽者）與高中同學合影。



什麼謊話都敢講。其實國民政府不應該一敗塗地，因為抗戰剛結束，武力充足，但國民黨宣傳不夠，人心背離，北京傅作義將軍投降迎共之後，共產黨長驅直入不戰而勝。李再鈐回憶當時的混亂與窮困，法幣天天貶值，通貨膨脹嚴重，人心恐慌。他高中的學費是挑五十斤白米去代替繳錢的，當時真正能用的錢是銀元「袁大頭」，生存在這樣的情勢中，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，茫茫然看不見自己的前途要怎樣走下去，掙扎著往南來到臺灣，也許可以找到生存和安定。

1948年（民國37年）李再鈐來到臺北，也考進了臺灣省立師範學院，當時是公費制度，國家每個月發給學生伙食費。雖說是公費，但非常微薄，根本不夠用，一個月的伙食費往往不到一星期就告罄了，一直



1948年，李再鈐（右2）就讀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一年級時與同學在校內草坪留影。



1948年，李再鈞（前排左4）就讀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一年級時與陳慧坤老師（戴帽者）、同學在校內草坪留影，前排左一為同學楊英風。

有饑餓的問題。臺灣「知青」也受惑於馬列主義幻象風氣影響，學生不斷鬧學潮，口號是反饑餓、反壓迫、要民主、要自由……學生們很浮躁，鬧到高潮時跑去包圍警察局；政府也很頭痛，因為不少共產黨分子潛伏在學生群中。李再鈞回憶道：

學潮帶頭，鬧得最兇的是師院，比臺大還兇，因為學生內部共產黨大本營就在師院，其中師院有幾個學生就被抓了，學生更加躁動，集結包圍了警察局，要求局長出來道歉，並且馬上釋放被抓學生。當時國民政府還沒撤退來臺，臺灣省省長陳誠在南京開會，聽到學生鬧學潮，非常光火，決定要抓到學生群中的共黨分子。

到了1949年4月6日那天，本省籍同學放春假都回鄉下去了，男生宿舍只剩下外省籍同學沒有家可回，大約兩百多人，當年學生宿舍的地點就在現在師大美術系大樓位置。當天晚上臺北市大戒嚴，軍警憲聯合出動把

男生宿舍包圍起來，裡面兩百多個學生開始緊張，他們很本能地把宿舍床鋪、衣櫃、桌椅搬出來堵住門窗想要抗拒，但是根本沒有武力，憲兵還是破門成功，軍警和學生打成一團；學生馬上受傷掛彩，一個個被帶上卡車載走，兩百個人塞在三部大卡車裡，統統帶到上海路的陸軍總部，其中有共黨分子，也有完全無辜者，但是女生宿舍卻完全沒有抓人。

李再鈐被關了五天，就無罪獲釋給放了出來，系主任莫大元和老師黃榮燦、許志傑、馬白水、陳慧坤、廖繼春等人都到陸軍總部來探視，協助同學辦理保釋。畢竟多數學生只是血氣方剛，桀驁不馴，真正牽扯到共黨組織的是哪些人？學生也不知道。當時這兩百多個男生被關在「上海路」（今林森南路）陸軍總司令部，自從這次「四六學潮」之後，「上海路」就改名了。一場逮捕行動雖然成功，卻沒有抓到真正問



李再鈐（前排右2）於校園與老師廖繼春（前排左3）、張義雄（前排左4）、同學楊英風（前排左1）等留影。

館
Arts



〔左圖〕
學生時期，李再鈞與同學常外出作風景寫生。



〔右圖〕
學生時期，李再鈞在碧潭對景寫生時留影。

題分子，有些同學被關了一年，有些被關了三年才放出來，有些同學自此消失不知下落。而放出來的同學，師院訓導處給予記過或退學的處分，李再鈞當時被記了過，仍然又回到教室上課。

「四六學潮」以後，各大專院校學潮也被澈底鎮壓了，再也沒人敢吭聲，噤若寒蟬，馴如羔羊，從此沒有口號，沒有吶喊聲。學校經過一番大整頓、大改革，師院代理校長由謝東閔換成了劉真，各部門主管也重新更換。

新校長加強控制學生生活，不但大清早去宿舍掀學生棉被，強迫學生早起跑操場，升旗、早操及週一國父紀念週時加強點名，規定頭髮髮型，吃飯要飯票；其他學術、思想、言論、課外活動，也都嚴格控制，採軍事化管理，把學生當士兵約束，使藝術系的學生感到很不舒服。

藝術系學生常常必須到校外寫生，有時在郊外畫畫趕不回食堂吃飯，請別人拿飯票代領又不准，所以藝術系學生校外寫生回來晚了，往

往連飯也沒得吃。李再鈞想這哪裡是大學生活？覺得校長很不尊重學生，起了反感，很想返回家鄉。當時是淪陷前夕，剩最後一艘輪船開回去，開完這班船就沒有輪船了，李再鈞認為被政治控制的學院他不想唸了，不如一走了之。當時許多同學搭上最後一班船真的就回去了，然而李再鈞阮囊羞澀，湊不出三個銀元買一張船票，只能壓抑住悵惘的心情繼續留在臺灣。

學院教育遭逢政治染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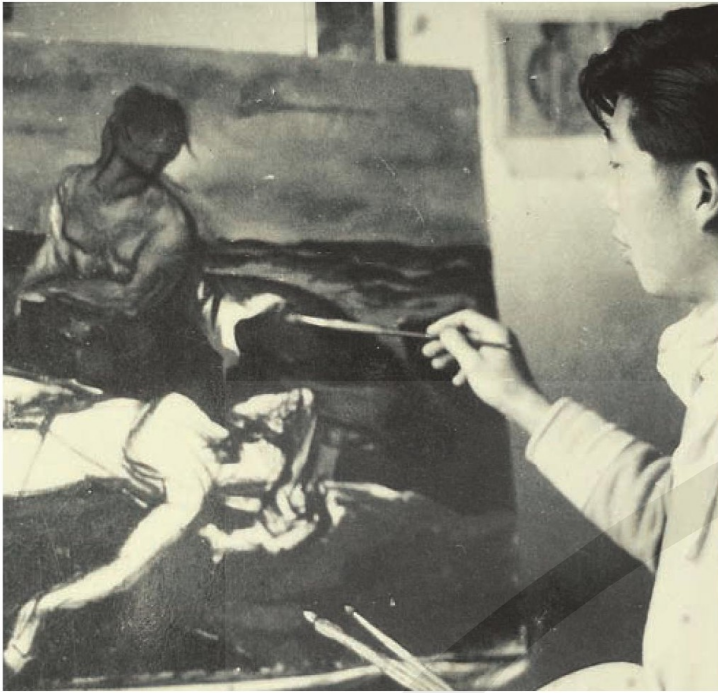
大陸淪陷之後，滯留在臺北的李再鈞，心情鬱悶消極，他對師院的環境簡陋、師資缺乏更感到失望，較之自己的故鄉畫鄉仙遊，那種歷代累積的濃厚人文氣息，師院藝術系的資源畢竟顯得薄弱。

吃不飽還搞藝術真的很奢侈，李再鈞用的畫布是自己買的胚布刷上白粉製成的，水彩畫用的是道林紙，顏料是上海馬利牌的土產品。對學校不滿意，對家鄉非常思念，他想到與老家隔絕，所有音訊全斷絕真是沮喪，不想上課、也無心交作業，學期結束時的成績單上，三民主義、教育概論、透視學三門課因曠課太多，不得參加期末考，成績都是零分，總平均不及格，按校規必須停學一學期，下學期和新生再上一次。

李再鈞頓時心情簡直跌落谷底，既不能回家，又不能上課，豈不是走投無路？於是他硬著頭皮提筆寫了一封報告給當時的教務長沙學浚教授，請求給自己機會再讓他註冊，沙教授竟然恩准了，李再鈞就和

1948年，李再鈞與同學於師院素描教室畫石膏像時的情形。





【左、右圖】
年輕時李再鈞常臨摹古典名畫
來自習油畫技巧。

同班同學一起又回到教室，並去和一年級上課重修學分，每天的生活比較有內容，暫時不必困在宿舍裡了。

但是誰知又發生一些衝突場面。當時藝術系黃君璧主任，對於李再鈞有時上一年級的課，有時上二年級的課，覺得很奇怪，認為他投機又逃課。李再鈞一再解釋是由於學制規定方式，黃君璧不了解，先入為主地當面訓斥，批評他的外表、抽煙、行為舉止失當……又看李再鈞挺能畫畫，但不乖乖臨摹老師畫稿，加上一些不服從老師規定的行為，當面把他罵得一文不值，很不給學生尊嚴。

劉真來了以後，制定很多新規定，訓導處要求藝術系學生繪製反共標語，接受思想教育，要求學生入黨，常常要勞軍，又列隊參加華僑歡迎會，李再鈞統統不配合，是個令訓導處頭痛的分子。某一次，師院舉辦國父紀念週，政治人物谷正綱到校演講，李再鈞實在聽不懂谷正綱的貴州口音國語，就在臺下看自己的書，訓導主任當面訓斥並沒收他的書，李再鈞只好憋著忍下這股怨氣。

大三上學期，李再鈞忽然被轟出男生宿舍，令他不知所措，隨即校方在完全沒有通知他的狀況下，單方面在學校公布欄貼出布告，宣布給



李再鈞與他臨摹的聖母子及其他油畫作品。

予李再鈞退學處分。沒有口頭通知，也沒有書面通知，李再鈞就這樣在大三時莫名其妙地被迫離開了校園。當時他還不知道事情嚴重，除了被扣帽子說他桀驁不馴、不堪造就、思想有問題；姓名也被登錄在警備總部，造成日後每次出國都被刁難卡關，受盡折騰、備嘗艱辛。

失學是一大衝擊，他並不懊喪後悔，也不抱怨學校，自此以後，李再鈞的學習歷程便完全靠自己，之後的藝術創作與累積全是自學成功的。他自從被學院開除之後，反而海闊天空，在失學中培養了強烈的自學動力。真正的藝術是自己獨立追尋的，不是任何一個名師或名校可以教出來的，他督促自己孜孜不倦地作畫，不斷讀書增加自己的學養能力，如果一個人內心深處真正有一個藝術家的靈魂，總有一天要突破藩籬衝出來的，促使他終其一生對藝術之路的追尋。

黃君璧示範作畫。(藝術家出版社提供)

